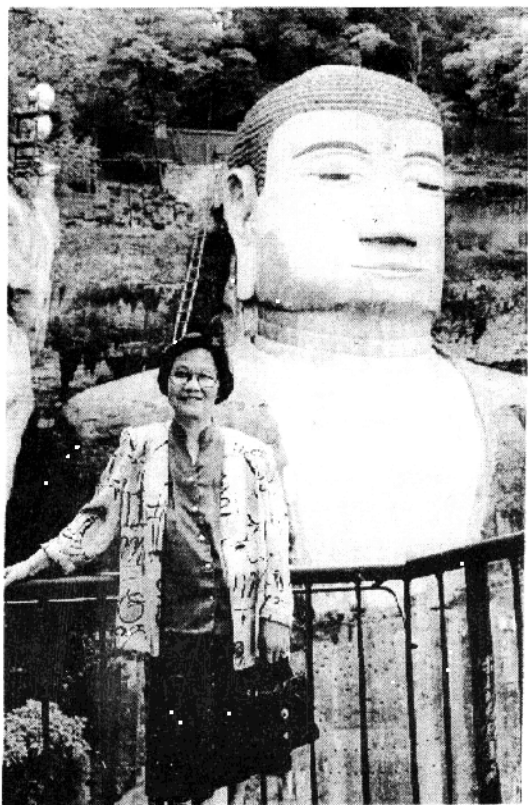


中叔影视剧作选

肖中叔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系四川省阆中市人，1931年1月生于成都市。出版过长篇小说《古城人家》、散文集《心语录》等作品。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序

铺路石的歌

陈之光

我的家乡叫古蔺，前几天好不容易上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却把它念作古蔺，听了叫人好一阵心酸。它不出名，大约是目前还没有一条铺出深山的大路。

我儿时，有位何县长声称要给老百姓修一条出山的大马路，结果是刮去许多银钱，那要修马路的地方只留下几堆石子，一只烂草鞋。老百姓愤怒了，骂他叫“何草鞋”。不久，山里来了一位肖县长，作了许多铺路的好事，他任满调离的那天，大街上鞭炮连天，小巷里的茅屋檐前也放着长凳，凳上摆着晶莹的玻璃，摆着大碗盈盈“清水”，老百姓用清水明镜赞美为他们铺路的好人。

我读肖中叔同志这部作品的时候，不禁勾起了我留在心底的往事，使我想起了那一只草鞋和千面明镜，想起有的人在阻碍人们前进的道路，而有的人却默默为人们铺筑前进的路程；人，应该有铺路者的精神，应该在生命的旅途中留下什么样的脚印。

世间常有这样的事，彼此接触不多，却常常听到他的情况，倒似乎比身边的某些人还要熟悉，我和中叔同志的关系大约就是这样。十多年前，乐山举办首届龙舟盛会，我应邀到那里观光，

乐山作家们首先给我介绍的，便是市文化局的肖中叔同志。她斯文秀雅，细语轻言，眼镜后面闪着亲切柔和的目光，使人一见便觉得随和可亲。后来，我在和乐山作家朋友们书信往还，杯酒谈心中，又经常听说，她时而为作家安排了适宜的写作岗位，时而为作家出版书籍奔忙，时而为筹划演出作家的剧本，有的作家为子女就业正逼得惶惶无措的时候，她又轻轻地主动走进家门，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妥善地安置子女，解决他写作的后顾之忧。作家们想作的事难办的事，都牵动着她的感情，她真诚地给大家办了许多好事，却从没有丝毫炫耀自己。眼下，我在翻阅这部作品的时候，乐山作家们的名字，又一个个从纸上跳到我的眼前：李伏伽、周纲、徐康、陈德忠、赖正和、王大华、廖明仁……中叔同志或者通过电影镜头，将他们的著作向社会展示和推荐，赞美他们在文艺写作上的成就；或者在篇末介绍哪些作家曾同她合作，为她的剧本润饰，一一都写得非常真诚。从口头的传闻到实实在在的文字，都使我深深感到长期担任文化行政工作的中叔同志，真正懂得文化工作的干部，她敬重作家，踏踏实实地为他们办事，是乐山作家群的知心朋友，是文学大道上闪光的铺路石。大凡有才气又有正气的作家，都闻不得官气，听不得官腔。中叔同志被乐山作家们视为知己，受到敬重，确是难得。

中叔同志不仅是优秀的文化干部，而且她自己便是颇有才情的女作家。这部选集里的作品，有的早已拍成电影、电视播出，有的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放映，获得省上的特别奖。中叔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不同形式的作品里，都贯串着一种强烈的思想和感情，那就是揭示和赞扬人的高尚品格，竭力发掘和托起我们民族的美的灵魂，使观众的感情潜移默化，心灵在美的熏陶中升华。

《大佛传奇》里的海通法师，一心为民，着意造佛，面对

酷吏赃官，毫无半点惧色，竟用手指剜出自己的双眼，抗击邪恶势力，惊世骇俗，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使人敬仰，也令人深思。“传奇”里还有两个女性，温婉纯真的杨姑娘，热爱有志的青年海通，力抗背信弃义的家族势力，不惜献出生命。另一个姑娘彝家的“月月”，却是侠义刚肠，只身告别彝寨，默默地保护海通，用生命去促成情人的事业。汉、彝两个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姑娘的描写，不仅烘托了海通的品格和精神，也画出和赞美了中国女性的品质。

在《深山探宝》中，作者描绘森林野兽，险路悬崖，也是为着歌颂一心为民开发经济、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即使是写企业家的《城市诱惑》，中叔也没有用商场上花花绿绿的生活去吸引读者，而是着力写主人公虽遭诬枉，仍一心为农民争气，为穷乡亲致富而奋发斗争的高尚品格。读完这些作品，我只能感到，作者浸透于字里行间的心思，是在关注着人民的命运，是在呼唤为人民而勇于奉献的精神，是在讴歌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我想，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受到人们珍惜，只有这样的作家才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

集子里还有许多篇幅，是描绘乐山的名胜古迹和山川新貌的。虽然那些地方，我大都去过，但阅读这些作品时，我依旧兴味盎然。因为那些物华天宝的去处，中叔挑选了最为精华的地方，同是一个场景，她选择了最妙的角度让你去欣赏；同一个古迹，她引导你从历史到今天升起新的幽思和遐想；就是一条进山的大道，她也使你从开山的硝烟中想到普通劳动者神奇的创造。无论是峨眉山月，凌云大佛，瓦屋青衣，古镇罗城，眉山苏祠，沙湾郭府，平羌江的三峡，中岩寺的鱼池，她展示给你的，都使你觉得更美更有神韵，那精心的描绘，诗一般隽永蕴藉的语言，都使人强烈感到，作者对那一方热土充满深厚的情、执着的爱。读罢这些作品，使我这个知道乐山的人，更爱乐山；没

有去过乐山的人，也必定向往于那片神奇的土地。

中叔不仅是乐山作家的朋友，长期为乐山地区的文艺事业默默地铺路，而且还以她的文学才华写出这些剧本，为乐山走向世界又铺了一条引人入胜的路。一个干部作完本职工作，便尽了自己的责任，而中叔同志却在工作之外，又写了这样多的好作品，做了两个人才能做的事情，她怎的不累？怎的不辛苦？！写到这里，我一闭目凝思，便仿佛见她在寒夜窗下犹然苦苦执笔的清瘦的影子，看见她在人生路上留下的深重的脚印。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好女儿，我感到无限自豪，满腔欣慰。

去年，仲炎同志在成都请客，我第二次见到中叔，顺便谈起我的儿时，谈起我的乡亲用清水明镜欢送的那位县长跟她同乡同姓，不料中叔竟莞尔一笑，轻声说道：“那是我爸爸。”使我又惊又喜，不觉连喝两杯。朋友们要我为这部书写序，我便慨然答应。

谈罢作品，我立起身来，还想像我的家乡父老一样，也用一泓清水、团团明镜，奉献给这位令我敬重的女作家——中叔同志。

1995年9日·成都

目 录

序

铺路石的歌 陈之光

电影剧本

北京 深山探宝 (1)

城市诱惑 (32)

北京 佛传奇 (80)

隐形巨佛 (122)

电视剧本

北京 八小时以外 (180)

春江水绿 (198)

北京 黄山脚下冶金人 (227)

绿色的呼唤 (283)

北京 风流小凉山 (352)

电视小品

北京 晚钟 (412)

电视音乐艺术片

- 致敬，铺路石..... (420)
- 瓦屋青衣别样情..... (427)
- 璀璨的明珠..... (429)

风光电视片

- 悠悠故乡情..... (436)

- 后记..... (463)



深 山 探 宝

春天。四川洪雅县。

宽阔的白沙河穿过丛山，穿过密林，穿过苍茫的烟雾，奔流、奔流……

山势险峻，峰峦重重，密林遮天。

山岩上长着青苔，山上没有路，没有人烟。狐狸、豺狼、松鼠成群，猴子成群，鸟雀成群。

野蜂在采蜜。

成群的猴子奔上山岩，攀登在林木间，爬上核桃树，爬上花椒树。初开的花朵被猴子扑落了，撕碎了；猴群扬长而去。

洪雅县商业局年轻的党总支书记站在一座山头上，向远远的白沙河眺望。商业局干部毛华和江静站在他旁边。他们一边翻看地图，一边指手划脚地谈论着，贪恋地向黑山、向白沙河眺望着。

党总支书记告诉毛华和江静：“总支决定接受你们的建议，派你们跟县社干部到白沙河探宝去。”

江静拉住毛华，忍不住面向白沙河欢跳起来。

二

党总支书记的办公室里。屋子正中面对面地摆着两张办公桌，靠墙摆着茶几和木椅。墙上贴着洪雅县地图。

总支书记坐在一张桌子面前，左手撑着桌面，右手的指头不时拨弄着一架十七桥的算盘珠子：“大家的意见很对，应该开发山区，争取自力更生。袁云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回去跟大伙商量，能不能马上就行动？局里可以派两个干部跟你们一同去。”

有三个人围着总支书记坐着。县供销社副主任袁云靠在木椅上，停止了记笔记，抬头望着总支书记：“我回头就办。根据摸底情况，山里的宝藏确实很丰富。”

书记：“去黑山和八面山的向导找到了吗？”

另二人：“找到了。”

书记：“袁云，去白沙河、炳灵乡，要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给你们带路。还有，姜海廷也跟你们去，他懂得山里头的东西……”

三个人站起来，合上各人的笔记本。书记推开算盘，从桌后走出来：“再说一遍，要走群众路线，互相帮助……”

三

初升的太阳在起伏的丘陵边缘出现了。绿叶上的露珠儿银光闪闪。百花齐放，众鸟争鸣。

三支探宝队，背着行囊，大踏步分头向八面山、黑山、白沙河进军……

袁云一行五人出现在崎岖的小路上，背后隐隐约约地看得见炳灵乡高低不一的房屋和青翠欲滴的树木。

袁云和带路的向导老何并肩走在最前面，边走边谈。

老何：“正忙得不可开交啊！乡长叫我时，我还在地里点玉米

呢！领你们把笋子找到，完成了任务，回来正好赶上摘细茶。”

江静每走几步，就掉过头来跟身后的四十多岁的收购工人姜海廷说几句话。毛华跟在后面，敞着上衣，偶尔哼了一两声川剧调子，不住地东张西望。

远远有个农民提着火药枪向他们追来，边追边喊：“袁云同志！袁同志！……”

袁云立即停止了脚步，掉回头去。

“袁同志，我是炳灵乡的，我们乡长派我送枪给你。山里野物多，不要枪还行？”农民喘着气，把枪卸下来，又从腰间取下火药盒子。江静跑过去，抢着要背枪。

毛华：“你背？你还没有枪长呢！给我。”

说着，从农民手里把枪和火药盒子接过来，扳弄了几下。袁云又从毛华手里把枪和火药盒子接过来，交给老何。

袁云感激地抓住送枪的农民的双手，说：“谢谢你们！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农民只是笑，转身走了。走了几丈远又站住，回过头来望着这支队伍，直到他们的背影在山坡下消失。

四

朵朵白云在山腰游荡。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从山腰盘旋到山脚。山脚下是一片森林。一缕炊烟袅袅升起。

树丛中只有四户人家。房子结构很简单，却很别致。房屋的支柱是用盆口大小的树干做成的，仅仅砍去旁枝，没有剥皮，更没有刨过。房顶是用大树皮盖起来的。矮矮的竹篱围在房子四周，篱下堆着许多带刺的枝条。

屋里靠壁有一个土灶，灶下一位老奶奶在烧火，熊熊火光照着她满布皱纹的脸。灶旁有一个大石缸。再过去，地上摆着一些镰刀、箩筐等小农具。土墙上撑着几张野兔皮和山羊皮。土墙正

中挂着一个用牛角做的“火药盒子”，上面蒙着一层灰尘。墙下放
着五个背包。

江静抱了一大捆柴，从矮门走进来，问：“老奶奶，柴放在哪
儿？”

老奶奶撑起身子，用一支手遮在额上，以免柴火晃她的眼。她
看是江静，连忙从灶后走出来，撩起围腰，一面擦手一面说：

“呀！小同志，走了一天山路，快歇歇吧，把柴给我。”说着
就伸手来接。江静不肯给她，侧转身子说：“老奶奶，柴放在哪儿？
快滑下来了。”

老奶奶满脸堆笑：“唉，唉，就放在墙脚下吧！”

江静如释重负地把柴“叭”的一声丢在地下，甩了甩手，又
拍了拍身上的柴屑。

在四户人家附近的田地里。袁云一手扶着锄头把，一手擦着
脸上的汗。站在他旁边的年轻的生产队长，也暂时停下来，不再
锄地。

队长：“老袁，歇一会儿吧！”

袁云：“锄完这块地，大家一块儿休息。”

队长：“你们才走过长路呀，该歇歇！”

袁云若有所思地扛着锄头，走向老何那边去。

袁云：“老何，姜海廷，你们该休息了，不要跟我们年轻人拼。”

老何摇头：“拼不赢你们年轻人，我不姓何！”

姜海廷和毛华一道，仍旧锄地。

袁云笑了笑说：“好！好！你们吸袋烟再干吧！”

他们二人又挖了几锄，才坐在地埂上，把腰上别着的烟袋竿
取下来，划火柴。

五

饭后，大家围在火堆边剥玉米粒。

队长：“现在把玉米点下去正是时候。你们刚来，气也没歇过，就帮助我们锄了这么多地……唉，我说老袁呀！你们打算怎样进山？”

袁云一边剥玉米一边说：“早就打算好了。”

老奶奶接着胸口，接下去说：“我活了七十几啦，过的独木桥比你们走的路都长。听人劝，得一半。那山上可不是人去的呀！”她拉着坐在身边的江静的手，拍着说：“女娃子家，更吃不下那苦呀！”

队长：“老袁！我奶奶说得有理。山上野兽多，我们社员天天都打猎，可没有一个人敢往深山钻，林子里从来没有人去过……”

（和声音同时出现迭影）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逼着老百姓去修乐西公路，人钻进林子，就找不到路出来，饿死了许多人，也有从悬崖上跌下去摔死的，也有被狗熊、野猪、豹子咬死的。记得有一年涨水，冲出来的死尸埋都埋不赢。后来再也没有人进去过……从那时起大家都把这个地方叫做‘回头转’。”

月光下，峭壁上隐隐约约现出风化了的残存的“回头转”三个字。

老奶奶低低地啜泣着，泪水顺着脸流下来，滴在江静的手背上。她同情地紧紧握住老奶奶的手。

老奶奶边哭边说：“唉！你们哪里知道，看看墙上挂的那个火药盒子！它的两代主人都是死在山里的！”

大家屏住了呼吸。只有松果在柴火中烧得噼噼啪啪地响。

老奶奶用发抖的手，指着队长说：“他爷爷最会打野物，人们称是神枪手。五十多岁以前，税租像一块千斤闸，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他爷爷只好天天早晨上山，晚上回来，打些野物过日子。那年腊月三十夜，家家都在过团圆年，我抱着他（指队长）爹——

他爹才两岁呢，坐在火堆前边等他爷爷，等呀等呀，等到深夜，我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想，这个人为啥还不回来哟？哪晓得这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后来……后来隔壁王二哥在崖上拣到了这个火药盒子，可他爷爷的尸首却没有看到啊！”

老奶奶伤心地哭着。江静掏出自己的小手巾给老奶奶揩眼泪。姜海廷拼命地吸烟。袁云紧紧地咬着嘴唇。老奶奶用袖口擦了擦眼泪又说：

“孤儿寡母的日子难过啊！好歹把他爹拉扯大啦，只说娶了媳妇，见了孙子，一家人拼命地干，总会熬出头来。哪晓得啊……我年纪轻轻守寡守出来的独苗苗……又被刀杀的刮民党滥队伍拉进山里去了！我抓住他身上挂的火药盒子不放。那些狼心狗肺的活阎王，打的打，拖的拖，一脚踢在我心窝上，我痛昏了……醒来的时候，只有这个火药盒子捏在我的手里……后来从山里跑出来的人说，他爹在山里被毒蛇咬了，五毒攻心……死……了……”

老奶奶按着胸口，悲痛地哭出声来。

毛华咬紧牙关，使劲丢了一块木柴在火堆里，立即发出一阵爆裂声。

袁云用柴在地上反复写着“回头转”三个字。江静呆呆地看着地，胆怯怯地问老何：“真有那样可怕？”

老何点了点头。随即又说道：“那是一本旧皇历呀，穷苦人家都有一本伤心的旧皇历！现在再也用不着翻它了。再说，过去红军能过去，现在我们也能过去。”

毛华用力地在大腿上打了一拳。

袁云抛掉柴棍，抹去地上的“回头转”三个字，站起来说：“对，红军能过去，我们也能过去。我们要跟着红军的脚印前进！”

六

阳光驱散了晨雾。

生产队长房门外，老奶奶拉着江静，不住地小声叮咛。江静望着对面山上的“回头转”三个字。

袁云等五人背着行囊，披着棕毛做的蓑衣，腰上围着棕叶编的“水围子”，腿上紧捆着深蓝色的“大蓝带”，穿着钉了叉钉的麻窝子草鞋。

袁云交一封信给队长：“队长，这回要常常麻烦你们了。这封信请设法交到县商业局去。”

大家向老奶奶说：“谢谢了，老奶奶，我们完成了任务再回来看你。”

“哦……哦，等一等。”老奶奶转身进屋，在一只箩筐里取出两支陈旧的小红蜡烛匆忙走出来说：

“等敬了山神再走。”

“奶奶，你老人家又犯迷信了，敬了山神就保险了么？为啥我爹……”队长连忙住口，转换话头，“地主的皇历上没有印过他们要垮台，为啥又垮台了呢？算了吧！”

队长笑着把小蜡烛拿进去。放在桌上，从墙壁上取下牛角火药盒子，然后走出来，一面抚摸着火药盒子，一面感情深长地说：“老袁，把这个给你吧。让它跟你们再进山走一趟。”

老奶奶的眼光随着火药盒子从队长的手移向袁云的手，像送别自己将要远征的亲人一样。江静感动地看看队长，看看老奶奶，看看袁云。老何挪了挪肩上挂的火药枪，干咳了几声。袁云紧紧握住这个凝聚着两代人的血泪的火药盒子，走近老何，把炳灵乡农民送的那个火药盒子取了下来，送给队长，说：“把它挂在你们的壁头上吧。”

老奶奶又匆忙地走回屋里，拿了两个烧洋芋出来，悄悄递给

江静，还轻轻地叮咛着什么。

他们雄赳赳地踏着洒满阳光的小路，向深山进发。生产队长和老奶奶靠着门前的一株古树，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一只岩鹰在树丛上空盘旋着，猛地向远方飞去。

七

袁云一行五人，在幽静的山路上愉快地走着。一片绿茵茵的冷竹林，几只白鹧鸡正啄着春笋。雪白的羽毛和金红色的肉冠，陪衬着嫩绿色的竹枝，显得分外美丽。江静轻手轻脚地跑上去捉，刚刚伸出手去，白鹧鸡拖着三尺长的银尾，一下子飞开了。

竹林中的野鸡“扑扑扑……”地从他们旁边飞过，五颜六色，撩花了人眼。毛华拾起石子要打，袁云抬手制止。

姜海廷忽然像小孩子似地活泼起来了。他把左手放在嘴边，学着鸟叫。一时众鸟争鸣，山谷响应……

山崖上长满了奇花异草。

遍山都是黑色的“泡泡”，吊在长长的绿藤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毛华跑过去摘了一颗往嘴里丢，尝出甜美的味道，又摘了一些分送给大家。大家都笑嘻嘻地吃着。

姜海廷边吃边看：一棵古树，叶子像桂叶，树干像桧木，开着紫色的花朵。树上长满青苔，足有一寸厚。姜海廷走过去，用弯刀刮去青苔，仔细地端详着树身。大家关心地围着看。

袁云问：“可以作药材不？”

姜海廷摇了摇头：“这是木兰树，不是药材。”

山峰高耸入云。他们走过飞泉。泉水溅起了银色的水花。江静打了个寒战。

袁云看见毛华拖拖沓沓地掉在后面，朝他喊：“快走！”

江静说：“队长，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再爬山吧！”

老何早已坐在崖旁一个大石头上，取出了烟竿，点火吸烟。姜

海廷也跟着坐下来。袁云也停下来，沉思。

毛华：“队长，诗兴大发了吧？你还记得我们集体创作的那首诗吗？你这个转业军人真有一套！”

袁云：“不！我想这附近会不会有药材。”停了停又说，“这倒是做诗的好地方呀。江静，你做一首！”

江静：“大家做。你先做头句，我接第二句。”

袁云：“好，我做头句。回头转过不回头。”

江静：“一心探宝深山走。毛华接第三句。”

毛华抓一抓头皮，皱眉沉思。

江静：“快些，快些！”

毛华伸一伸舌头，苦笑一下：“找到笋子吃个饱！”

江静哈哈地笑着，说：“你怎么不说找到花椒吃个饱？”大家一听，轰地一声都笑了。

袁云笑道：“这句诗倒很真实。……老何，你来一句。”

老何摇头：“我这个人只会唱不会做，你们做好了我来唱。”

袁云把目光停留在姜海廷身上，姜摇头。袁云想了一下，说：“好，我来收尾巴：不达目的不罢休。”

江静拍手道：“再做一首，还是队长带头。”

袁云：“好。回头转处正春天，”

江静：“鸟语花香野果甜，”

毛华脱口而出：“山神闻到流口水，”

大家都笑了。

袁云：“休得馋嘴快爬山。”大家又笑了。

八

大家拉紧鞋带，开始爬山。

老何唱起来，大家帮腔。歌声在山野里荡漾。

陡峭的山峰连绵不断。两山之间夹着一道狭窄而弯曲的山沟，